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我喜欢厨房由来已久，从很小的时候就如此了。那时候我家是一个北京典型的四合院，厨房在东屋和北屋相连的那个角落里。我家的保姆和我的祖母总是在那里出出进进忙忙碌碌，有时我的姥姥来了也会加入她们。厨房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总想走进去看她们在做什么。

但事实是，对于家里这个未经处理的食材，怎么可能让一个还没桌子高的小女孩闯进并且到处窜来窜去呢？于是，那时候我经常会和大人们做各种“斗争”，偷进、强闯、笑辩、哭闹，都用过，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不过那些经历至少让我大致了解了厨房是个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的。原来，我们全

家人每天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神奇！

厨房的直接领导人是祖母，她是浙江杭州人，而祖父是江苏常州人，于是江浙口味是我们家食物的主要风格，而祖父后来跟着我父亲的工作来到了北京，父亲又娶了北方人出身的母亲，家里的阿姨是北京人，我家饭桌上的食物风味更加变幻多样了。我和哥哥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记得长我七岁的大哥是最先关心厨艺这件事的。那时候他高中毕业了，忽然就喜欢上了做菜，他会拿着当时特别时髦的一尺半长一尺高的录音机按下录音键，请祖母讲解怎样做南方人擅长的菜肴，祖母操着南方口音慢慢悠悠地讲解制作程序的声音至今我都记得。大哥还和我妈妈、家里的保

## 在厨房里“玩儿”

吴霜

姆探讨怎样制作爆羊肉，我听得津津有味。对做菜产生的兴趣是大哥影响我的。

后来我去美国学音乐，住在小小的出租房里，外间的煤气灶是我的食物操作间。我试着做红烧鸡，用小锅子焖饭，逐渐能够找到家里厨房端出来的菜肴的那种味道。有时候朋友们一

起，会闹哄哄地拌馅儿包饺子……我想起小时候在家里大桌子上和哥哥们抢擀面棍学擀饺子皮，后来我和哥哥们都能飞快地擀出大小薄厚均匀小碗一样的雪白的面皮来，让祖母和保姆评判谁擀得更好。除此以外我慢慢悠悠地讲解制作程序的声音至今我都记得。大哥还和我妈妈、家里的保

有差别，哥哥们却不会。

于是在厨房做菜成了我的一大嗜好。曾经家里的保姆承担了采买做饭的任务，往往会觉得不合口味，有时挑三拣四又惹人嫌，不好意思说什么，心里总觉得意难平，最后还是自己下厨的好。慢慢发现，厨房真是好玩儿啊，太好玩儿了。

做了一个鸭架汤，我自创了一个必要程序，除了倒入二两黄酒，必须先切一个西红柿在里面，汤的味道便鲜美，再放白菜、春笋片，另外还要把玉米粒切成四五块放在里面，关火的时候撒一把香菜末，那个汤的鲜美连我都崇拜自己了。允许脚下有一只猫陪着我，是最乖最听话的那只，喜欢上蹿下跳的蓝宝不许进，任它在外面哼唧卖萌也不行。桌上平躺着手机，播送我爱听的惊险探案集。哈哈，这是我的幸福时刻。

那天，我被朋友拉出去了，到了朋友的工作室，聊得起劲。正商量着去哪里吃饭，吃什么。忽然我从沙发上蹦起来，简直是一跳三尺高，朋友问我发什么疯？我的眼神一定是懵懂恍惚的：“我好像在厨房的煤气灶上焖着一锅咖喱牛肉，没关火！”

妈呀！胡乱绕上围巾就往街上跑，朋友拉着我十万火急开着车往家奔。临上楼时嘱咐我到家里处理

完火情给他电话报平安。我根本听不见他说什么，跳下车披头散发地往家跑，打开家门。还好，没看到火情，好像也没什么异味。推开厨房门，一股子糊锅味儿扑面而来，满厨房的污浊之气立时便冲向室外。我跌跌撞撞关上煤气打开窗户，一股凉凉的空气涌入，才敢呼吸一口。走出厨房关上房门，点上一炷檀香，然后等待厨房里的温度和空气恢复正常。

谁知，倒掉锅里的那团已经烧得炭化乌黑的“咖喱牛肉”之后，擦洗焦黑的汤锅竟然变成了一种乐趣。我用好几种强力去污剂擦洗，那只已经用了好多年的汤锅被我越擦越晶莹，直擦得里外焕然一新，我从来都不知道那只锅还可以这么干净整洁的。不破不立，说得真对！

受这老汤锅的启发，我把好几个用了多年的厨房器皿用去污剂擦洗，一个个都从“穷小子”变成了体面崭新的“新郎官”。每次进厨房，我都觉得进了我的游乐场，处理食材，使用锅碗器皿，让食材转化成美食，这些过程成了我的至爱时刻。

朋友关心地问我烧成黑炭的牛肉怎么处理了？我跟他：“牛肉倒了，锅子干净了，我正切新的牛肉重新做一锅，还得做些土豆沙拉。”朋友还要说什么，我烦了：“别捣乱！该干嘛干嘛去，我要在厨房里玩儿了！”

“早莺争暖树，新燕啄春泥。”春天的蓬勃朝气，散发在大自然的万千气象里。但一个“春”字，即能透露属于这个季节的全息码。这个全息码的内核，就是跃动其间的字“屯”。

字源上的“春”字，从草、从屯、从日，传递出万物复苏中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个“屯”，具有生命的主体特征，显示一颗种子在温阳的催化下，发芽生长，遂成草长莺飞、生机萌发的图景，并标注了“春”的声符。

“屯”的初形，就像一颗种子伸展根须、破土发芽，开启新的生命旅程。“屯者，物之始生也。”种子破土，这应该是“屯”的本义。但是，同一个事物，视角不同，可以有多种解析，形成不同的认知。即如人类“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新生命来到世上总是伴随痛苦和艰辛的。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甚至顶开石缝顽强生长，不正是——一个克艰克难的奋斗历程吗？所以说“屯，难也。像草木之初生”，是切近

“屯”的本义的一种解读。

同样，种子落地扎根、聚群而生，也包含了驻扎、落户、聚集的特征。由物象而及人事，早期人类迁徙打仗、生产生活的轨迹，与一颗种子的生命旅程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屯聚、屯驻、屯垦、屯守，既是一个艰难的拓荒历程，也是开启新生活的创业壮举。扎根大地，聚群而居，遂成村落城邑，又何尝不是“屯”的另一种秉性？东北的小村庄为什么叫“屯”？就在于“屯”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聚落。城里的居住小区为什么叫“新村”？这个“村”原来也是出于“屯”的引申或简化，也就是“邨”。“屯”加上右耳旁（“邑”的简化），意为在城邑里居住，并由此成为人群聚落、居住区的指称。至于“炉火旁打盹”，那该是让眼睛像行军中屯驻，安营扎寨，休息片刻吧。

种子与土地、人与自然的生命交响，恰恰在这个“屯”字上得到了共鸣。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是不是在“屯”的生命故事里添上了关于政治生命的卓越感悟呢？

##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趣解汉字“屯” 沙水清



正午 (油画) 吴志军

## 花间雀

吕晓滨

今日雨水，却是好晴天。醒得很早，去园子里踏青。清早的天空呈深蓝色，塘水澄碧，老树们的焦枝枯草茸生绿，渐渐失去曾经的水墨意味，富于生机。晨光染亮的青草地上开了些小花，无非繁缕、黄鹌菜、婆婆纳之类。染了朝露，鲜润可爱。一根地米菜花独自开在僻处，让人看了一喜。地米菜平凡普通，贱草一棵，花开成片倒不觉得什么。这样的独自一根却分外动人。这是今春看到的第一穗地米菜花，没想到那根花穗已经长了一尺多高，于草间轩然而立，亭亭生姿。春来甚急，春风催花，万物都等不得。

梅花半谢，樱花正开，蓝天下的白玉兰最是触目。去看马路边的红月季，小花初开，不大起眼。红叶李最宜折枝插瓶，落花翻作瓶花，轻花薄翼，幽然有致，比梅花还更有趣。过两天盛开便去折一枝回来置于案头清供，也算迎春。

前两日路遇的红樱花，今日开得正好。旁边又开了两棵。那群乐享花筵的白头鹤，自是不肯虚掷春光而来的大好“食”光，屡屡扑上枝头大饱喙福。既见花鸟，云胡不拍，举起手机一通乱点，入我屏中皆为风景。鸟儿已不畏人，随我拍去，只顾在花间喧嚷。羡慕这群花间雀。不想做鸿鹄，就想做它们。理由很简单，因为渺小平庸是福。

据说已经上班，可人流还是滚滚入园。出门俱是看花人。花下人挤不开，我正好悄然离去，回家躺入沙发慢慢整理我的照片。

蔡元培生前行事，最为人称道者莫过于他的革故鼎新，比如他主政下出现的北京大学新气象。即使他的“征婚启事”，也曾让人感到惊悚骇俗。那是蔡元培丧妻后，不少热心人为他介绍对象，蔡元培因此公布“征婚启事”：要求女方一、不裹小脚；二、要识字；三、男方要不纳妾；四、男方死于女方之前，女方可再嫁；五、夫妇感情不再，可以离婚。这则“征婚启事”甫一公布，立时就吓退了那些媒人，其中尤以“后两条为可骇”（蔡元培语）。可喜的是，一年多后，就有一位名叫黄仲玉的才女和蔡元培喜结连理。

蔡元培在1935年7月还发布过一则“三辞”声明。虽然“三辞”声明没有惊悚骇俗的效应，但就社会发展和进步，尤其是对人生宝贵的时间成本及时止损来说，更能给人以启迪，且更具有普适意义。

蔡元培曾自述：“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

草。有时，母牛后面还跟着才满月的小牛。未出过远门的它，一路屁颠撒欢。跑累了，钻到母亲裆下拼命撞击鼓鼓的奶头。这时的牛头会停下来吸水烟或者撒尿。一脸的得意与满足：交易一对母子，佣金自然不少。

那时，一头水牯牛上千元，一头黄牛，也五六百。耕牛是生产队最值钱的固定资产。每交易成一头，佣金十来元不等。每个

看人，翻着白眼算账。特别是算队里的账。一天，“牛头外公”将牛牵到“白眼”跟前。看着瘦骨嶙峋的老母牛，没一样合条件。“白眼”反悔，觉得出六百元亏。不但白眼乱翻，还骂骂咧咧，说不付佣金要退掉。“牛头外公”气不打一处来：你“白眼”眼乌珠瞎了，我坑你以后我外公怎么做？你只乌龟半年后再找我算账！骂“白眼”没错，“白眼”确实龟背。

不出三个月，那母牛肚子隆起来了。半年后生下了小牛犊。“白眼”笑得两个喉结像鱼鹰。瞅准“牛头外公”来看建国，将预先准备好的四瓶七宝大曲，一封“甘”字水烟送上门。还抽动着喉结笑个没完。眼睛里青多白少。“牛头外公”将吸着的水烟筒递给他，骂了一句：“白眼，你只乌龟不识货！”“白眼”头点得像捣蒜，满口称是。

因为建国常跟着外公相牛，已经很有门道了。他外公很得意，培养了一个自己人，肥水不外流。将来相牛水平一定超过自己。

可等建国长大后，拖拉机来了，牛也逐渐退了屠宰场。牛头失业了。

## 蔡元培的“三辞”

陆其国

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的人，说多少不愿意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记忆力大不如前，且喜欢学术远胜于其他，有心“颇欲研究民族学以终老”，却苦于各种缠身的事有增无减，不由慨叹时间不够用。最后，他以“老者不以筋（精）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来告诫自己，并在1935年7月公开说：“以元培之年龄及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今自八月起，画一新时代，谨左列三项之声明，幸知友谅

情要靠人做，人也需要做事，蔡元培觉得他既然“谙悉两方情形者，本有介绍之义务”。但是面对“要求介绍（工作）者几乎无日无之”的状况，他深感凭他“个人绵（薄）之力”，既不愿顾不暇、莫能助，又纠结于帮谁不帮谁会被人责问：“何厚于此，何薄于彼？”

蔡元培“三辞”的出发点虽说是为自己考虑，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不顾及他人。就像他的“征婚启事”，要求女方识字、不裹脚；同样也站在女方立场，要求男方做到不纳妾、如早歿女方可再嫁，提倡男女平等。不知道蔡元培公布“三辞”声明时，是否已有某种预感，因为第二年他就大病一场；再下一年便去香港疗休养。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不幸病逝。试想如果蔡元培早点发布“三辞”声明，那他留给后人更多宝贵的精神遗产。

## 牛头

汤朔梅

冬天能成一笔交易，牛头一家过年就不愁了。那时其实交易的牛并不多，所以牛头不肯轻易收徒，是怕徒弟抢了生意。我隔壁建国的外公就是牛头。我们知道，他来看外孙时，杭州篮里又是糕点又是熟腌菱什么的，那一定完成了一笔交易。建国从小放牛，对饲养有门道。他外公来时，常将水牯牛牵出，教他看牙口，数牙齿，还揣脊骨，看粪便。他想将手艺传给外孙。我们叫他“牛头外公”。

那年，“白眼”队长叫“牛头外公”觅一头牛。条件是四五岁的水牯牛，且是公的，价钱不超过八百。叫“白眼”是因为他常翻着白眼

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来告诫自己，并在1935年7月公开说：“以元培之年龄及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今自八月起，画一新时代，谨左列三项之声明，幸知友谅

情要靠人做，人也需要做事，蔡元培觉得他既然“谙悉两方情形者，本有介绍之义务”。但是面对“要求介绍（工作）者几乎无日无之”的状况，他深感凭他“个人绵（薄）之力”，既不愿顾不暇、莫能助，又纠结于帮谁不帮谁会被人责问：“何厚于此，何薄于彼？”

蔡元培“三辞”的出发点虽说是为自己考虑，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不顾及他人。就像他的“征婚启事”，要求女方识字、不裹脚；同样也站在女方立场，要求男方做到不纳妾、如早歿女方可再嫁，提倡男女平等。不知道蔡元培公布“三辞”声明时，是否已有某种预感，因为第二年他就大病一场；再下一年便去香港疗休养。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不幸病逝。试想如果蔡元培早点发布“三辞”声明，那他留给后人更多宝贵的精神遗产。

十目谈  
正在消失的手艺  
责编：杨晓晖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